

。他就是這樣送出了贈探密佈下的北京的。(青)

### 賣布總統曹錕

賣布荒儉曹錕踴躍總統，自從民十三年冬間，爲馮玉祥，胡景翼，孫岳等所謂「首都革命」將其囚禁於故都總統府延慶樓後，不久釋出，即匿居天津租界，自號「樂壽老人」。終日無所事事。飲酒食肉之餘，亦附庸風雅，寫字作畫以自娛。畫以梅蘭竹居多，字則愛寫虎字佛字，寫件必鈐「從戎報國四十年歸田七十以後怡情翰墨之作」長印，在租界上作公寓，名印「歸田」，未免作僞可笑。曹之舊部或市井之流，送潤金數十元，求作畫畫件，以要譽爲齋齋，不之

其人。因之當年曹三晚景收入，亦頗可觀云。(自在)

### 各盡其力

當華盛頓沒有做總統的時候，麻州某鎮的牧師來謁見他，很恭敬的將帽子脫下，擺在手里，華盛頓很客氣地說：「請戴上你的帽子，牧師，然後我可和你握手。」  
「我不可當你的面戴帽的，將軍。」牧師答道。「尤其當我想到你爲我國所建的豐功偉績時。」  
「但是你也和我一樣有功於國家呀！」華盛頓說。「不，不，」牧師回答。  
「是呀，」華盛頓堅決地說，「你盡了你的能力所及爲國家服務，我也不配賦能微測

這一步呀；」(陶耀齋)

### 蘇曼殊與康有爲

蘇曼殊與康有爲甚少往來，這裏把他們的大名拉在一起，原來其間還有一段掌故。  
一營康有爲在香港逍遙自在地在做寓公時，湖南湖北哥老會首領多人前因唐才常勤王軍事失約接濟，流落香港，貧病交迫，知道康有爲向華僑籌有鉅款回港居住，大肆揮霍，交結英吏，於是到康寓請求接濟。怎知康有爲不但不接濟，反而嗾使守門的印差將他們強行驅逐。二次往訪，甚至爲英兵印差無理毆傷，於是此事乃引起公憤，理論到華民政務司處，其時蘇子敷尙未落髮，正閑住於陳少白處，聽測上說的消

息後，這位平時沉默寡言，萬事不理的蔣子毅，忽然義憤填膺，要向陳少白借槍去槍殺康有爲，替國家社會清除奸慝，爲革命志士舒一口氣。陳少白勸他不要這樣妄動，因爲手槍是有槍照的，不能任意借予，要是有事故發生，領照人亦須負責任。至於康有爲的悖謬，只好另想辦法去對付他。而且香港地方狹小，警探四佈，如果發生暗殺案件，兇手亦難逃脫。蘇子毅聽了這一大段勸告，才半晌無言，最後乃長歎一聲，默然而退。他的落髮爲僧，大約是借槍不果後一二年的一件事。

## 頭髮的景仰

波蘭大鋼琴家柏德勞夫斯

基具有高貴的儀態，而他底捲曲的頭髮不但增加他底儀態的美麗似乎更增加音符的美。有一次，他在美國旅行的時候，帶了他底伴侶們乘車經過戈尼亞，中途，他收到一封從「婦女協會」寄來的熱烈的信，信末要求給她一些「捲曲的頭髮」。

於是，這位大鋼琴家的祕書復信道：「你們忘掉了指明要那一位的頭髮，因之，柏德勞夫斯某先生爲避免錯誤起見，從同行的諸人中各剪下一份樣品，即：柏德勞夫斯某的經紀人，祕書，兩個廚司，侍者，和他底貓。」

後來，「紐約導報」載出了一幅膾炙人口的漫畫，畫着柏德勞夫斯某坐在鋼琴旁，戴

着豐富的假裝，頭髮用一個金屬的網子籠罩起來，防範着在旁窺伺的美國太太。網邊繫了一隻紙條，大大地寫着：「我的頭髮呵！你自衛吧！」

## 葉楚傖畢生憾事

不久前逝世之葉楚傖，在十五年前，曾經一度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，因爲楚傖出身報界，所以交際甚廣，在任命發表那天，親友多往賀謁。有同鄉姓馮的，爲南社時代社友，能詩能文，但落拓不羈，不拘小節，以致懷才不遇，賦閒家居。馮與葉不僅爲社友而且爲知友，過去詩酒唱酬，時作聚會，待葉楚傖貴爲主席後，此公乃掛擋行裝，入省參謁。那時主席辦公室中，貴客滿座，